

第一部分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遗产及当代意义

第一章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M.C. 霍华德

J.E. 金

一、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们广泛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但赋予它的含义却很不同。然而，在该术语这样的多义性之下，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共同主题。对帝国主义的代表性理解重视这样一些过程，即将特定经济制度一体化于笼罩一切权力的结构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那些经济制度的各个专业体系的一体化也被加强了，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它们更加像一个协调一致运作的整体。典型的情况是，融合是按照不平等的条件进行的，这些条件涉及单向的主导和服从机制，因而一般来说，帝国主义就变成了在国际关系和文化关系中间实行非经济性强制力的同义词（这有别于其在均一文化条件下扩大政治控制的做法）。

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多半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

做的工作。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经济学家都争辩说，从总体看，实行强制带来的是损失——所付出的净费用，它不能以相应的利润得到补偿。于是，理性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会认识到，作为获取财富的手段，签订合同具有优越性，这是因为，通过自愿的交换，各方所能得到的好处，比起通过暴力冲突得到的好处要更多。因此，虽然帝国主义的现实很少被否定过，但学者们广泛认为，它应该是处于正统经济学分析的界限之外，因为，正统经济学把自己限制于合理获取财富的行动的逻辑。^① 熊彼德（1919）大概是从这种视角认识帝国主义的最出名的代表人物。他把帝国主义在现代的扩张，追溯到封建主义的顽固的残余势力。这种认识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但它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流派。^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的帝国主义。然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在历史上很独特，马克思主义者多次改变了他们研究的重点。我们把有关的理论划分为 3 个类型——原始的、古典的和新型的，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三、四和五部分中，批判性地评论每个类型的综合描述。第二和第三个类型是从前的理论的理所当然的产品，因此，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原始阐述。而且，这 3 个类型都包含持续性的认识，因此，从最基本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反映了学术上的进步。实际上，分析有这样的倾向，即它滞后于事实的发展，故可以被指责是事后的理性化。但是，这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广泛表现出

① 随着信息经济的出现和私人知识及转移费用的意义的增长，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更善于解释暴力冲突为什么是一个理性选择的结局。请参看霍华德和库马尔（1999）

② 请参看希尔施曼（1982）、麦业尔（1981）、穆尔（1966）和托洛茨基（1971）。

来的特点。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假设，即它是在现象首次出现之前已经被提出来的，有充分根据的，而且可以用来解释该现象的假设。贬低帝国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也是很困难的。在任何学派中，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认真否认过贸易的好处会促进越来越广泛的一体化。不管怎么样，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以及机构体系等因素的创造，各种帝国主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些因素正是产生贸易货物流的最贴近的原因。

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独特分析集中研究了英国殖民化的特点，但他把它们看成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的、普遍化作用的特点的例子。回过头看，他的思想可以被视为与英国主导的世界和平具有最密切的关系。随着英国的衰退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的突出——它后来登峰造极，造成了两场世界大战爆发——马克思原来的见解因为希法亭（1910）、布哈林（1915）和列宁（1916）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而变得被关注（而不是被抛弃了）这 3 个人的理论都强调发达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垄断化的出现，并把帝国主义侵略的动力和它们的直接目标的变化归咎于该垄断化。由于苏联与美国的两极关系的出现和美国主导的世界和平征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两个现象都是传统时代的理所当然的结局——那些理论的影响减弱了。现在，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对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推动变革的作用为什么滞后的问题。巴兰（1957）和弗朗克（1967）研究的主题是边缘地带的欠发达状态，他们把摆脱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看做是实现自主和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两人都坚持认为，要使边缘地区继续保持处于资本主义交流循环之内，光靠经济机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非经济性的强制。

依附论仍然有很多信徒，但是，随着 1960 年后第三世界内

部资本主义结构的调整、70年代苏联经济的停滞不前及其在80年代的崩溃，这些信徒的行列缩小了。所有这3个事态的发展削弱了遏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提出来了，以容纳这些震撼世界的变化，虽然我们和它们的像沃伦（1980）和哈里斯（1987）那样的拥护者一起，把它们视为返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因为我们必须从就要结束的20世纪的历史学习很多东西，当代的理论家们超越了对19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思想的重复。不管怎么样，马克思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将按照其自身的形像创造一个世界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实现普遍的经济增长——获得了新的力量。在分析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要解释清楚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世界——即帝国主义特点更少的世界——怎样才能继续表现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特点。在本文第六部分中，我们将提出我们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

马克思以两种形式处理当代帝国主义。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分析，指出了殖民化在作为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的创造中的作用。他争辩说，一旦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身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介质，资本主义关系正是通过它被扩散到中心国之外。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所说的话，都与他对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那些特点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不仅是为了明确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的各种批判，而且也是为了能够评价它们启发出来的修改、倒退和思考。因此，我们将从勾画该模式入手，这种勾画将按照最初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被提出来时的因素来进行，同时将按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思考情况改变勾画的重

点。^①

有 5 个因素是确定不变的：公共市场、对交换的普遍依赖、普遍化的对财富的获取、合理化的组织以及经济活动与政治和文化的隔绝。正如我们将简要地解释那样，正是这些特点的共同存在，对于那些因素的促进增长的能力，具有关键的意义，但是，在解释它们是如何地互相作用之前，我们将以分别描述它们开始。

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企业的典型特点是，它们是为公共市场而生产的，而不是按照习惯性的规定，为当地顾客群活动的，而这后一种情况一直是历史上主要的交换形式。非个人化未必意味着在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市场关系消失了，而仅仅意味着，它们再也不与亲缘和社区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它们的主要联结以金钱为纽带。这样，只要人们认为或者当他们认为，建立新的合同关系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这样做。第二，诸如劳动力和土地这类输入因素的供应被市场化了，生产出来的货物和服务也同样如此。保证以支付工资和租金交换输入因素的合同，主导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之间的配置，使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流动性遇到的天然和法律障碍，减少到了最低程度。除了特殊情况外，其后果是，为了解决自己大部分的消费需求，人们依赖于市场，以致自给变成不重要了。所有这一切，都与奴役关系，包括奴隶制和农奴制，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那些关系之下，劳动者合法地和一个主人，或土地，或两者拴在一起了，大量家庭需要的东西，都通过家庭生产或小型亲

我们说的是霍华德和金做出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准确描述（1976，第 86~93 页）。然而，我们的确进行了简化和夸张，并且使用了像维贝尔（1948、1983）那样的历史社会学家的术语。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强调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古怪。勒佛特（1978）讨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缘网络解决。第三，主导生产性企业的支配性动机是抽象化地获取财富，而它一般是用金融要素加以衡量的。与此不同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许多财主类型，所致力的是积累范围狭窄的资源，比如说土地，或者像马匹、仆人和宫殿那样的特殊东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性企业，寻求的是实现最大的利润，而相对来说不那么关心它们为了获得那种利润所买的或卖的实际商品。第四，在追求利润时，这些生产性机构组织得很合理，而不再由以家庭、亲缘关系以及顾客群为中心的传统原则所约束。利润的最大化要求尽量减少费用，因此，输入的因素要根据其生产效率来使用，并且按照有效的比例进行组合。对市场的依赖和由合同保证的关系，提供着一种灵活性，从而允许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够被改变，而这有助于为了利用获取利润的新机遇而必须进行的调整。

最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都倾向于把自己互相隔绝开来。特别是在封建制度下明显存在的对土地财产的占有与公共权威的结合，现在就不存在了，而教堂再也不拥有它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带来的典型特点，即突出的政治影响和财富。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专门从事政治权力的行使，而这得到了对施行法律强制力量的垄断的支持，国家是通过按照司法自由原则执行正式和可预测的法律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法律具体规定各种类型的财主的权利，包括工人的权利，他们的主要财富是进行各种劳动的能力。根据某些重要的规定，关于排他性的控制、索取好处和放弃的权利被合法化了，以致不具备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人们必须根据合同通过市场交换获取这些需要的东西。宗教组织也必须遵守各种规定，它们被限制于散布思想和执行仪式，而这一切对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独立影响很小。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我们不要误解刚才谈到的资本主义这个特点。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职能被高度专门化的意义上看，各个方面的活动领域是分

开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再互相影响。虽然获取财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并且被允许自由地进行统治，但因为人们感到他们需要以超越的含义充实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个事实，意味着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文化思想，将倾向于和物质利益协调起来。而且，很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自由产权的维持需要得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境相对较差的阶级的认可，办法是实现文化的神圣化和把政治影响缩小到最小的程度。因此，断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是互相分割开来的，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没有得到文化和政治上的支持，正如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也得到非经济结构的支撑那样。

如果拿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的话，这样的制度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它涉及强大但又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威，它拥有发达良好的公民权利但又限制人民的影响，突出鼓励获取财富但又限制享乐主义并鼓励诚实交易。这一切都说明了在 20 世纪中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的事情：事实突出地证明了，输出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像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相信的那样那么容易。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在本文第三、五和六部分，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上。然而，有一个问题是无可争辩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机构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资本主义企业获取财富的独特历史形式，提供着发展生产力的动力，它是普遍做到这一点的，而并不是将进步仅仅集中在少数部门之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善于管理财富和接受市场环境风险的那些人们能够相对容易地掌握对企业的控制，这一切都加强了那种动力。市场则不停地发生创新和技术变革。认识上自由的条件促进了发明能力本身；特别是任何有益于生产的知识，都再也不能由于被指责是异教而受到抑制，因为，宗教团体在政治上很弱。此外，因为经济活动的合法化是由市场需求确定的，而犯错误的代价必须集中由进行错误投资的人们来承担，所以，任何受到广泛欢迎的技

术变革，都倾向于成为真正有益于生产的变革。于是，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激励人们的因素，即要合理地提出自己的期望，要考虑到所有的当前可以得到的相关信息。与此同时，签订合同的自由和对市场的依赖，提供着在可以选用的全部的一整套技术面前合理组织生产所需要的适应能力。系统地限制输入因素有效组合的身份差别——它们可以凭等级、阶层和行会禁令等形式，通过法律强加于人们——再也不存在了。即使这些安排的结果可能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自由产权还是支持这种安排的，而能够认真威胁这些权利的任何民主参与，一般是靠压迫、制定意识形态限制和宪法规定的障碍加以抑制的。当现有的投资和稳定的关系在经济上被对生产更有益的新关系破坏时，熊彼德（1942）称之为迅速创新的“创造性的破坏”的现象，变得非常明显。

因此，决定着资本主义的 5 个特点，构成着互相支持和互相加强的综合体系。就这 5 个特点而言，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之前存在的经济制度，或缺少一个或缺少几个，马克思相信这是它们的生产一般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当它们证明能够提高生产力时，这只是以很低的速度实现的，在自然灾害、人口增长、政治权威的保守行动以及敌人的残暴面前，很容易出现倒退。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很不一样，它们表现的是突出的持续提高生产率的倾向，而且迄今的事实证明，它们对任何长期倒退具有免疫力。继续对此有怀疑的那些读者，将会觉得在表 1-1 和表 1-2 中关于增长的统计数据，非常令他们感到困惑。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阐述

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阐述，将那些带来了劳动和土地的商品化的历史事件定位在西欧。这些事件导致了非土地资产的积累，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对劳动的雇佣和对土地的利用

成为可能。他断定帝国的征服很重要，但解释了殖民化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此时占主导地位的确是构成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典型特点的纳贡、掠夺和新奴役关系。但是，因为马克思的目的是集中解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根源，而不是解释其作用方式或在确立后的地理扩展，这里并没有什么不一贯性的地方。另外，他当时说的话是否正确，对于理解现代的世界，也无关紧要。^① 显而易见，考虑到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谈到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的确有强大的力量存在才使得与过去的结构性关系的决裂得以实现。他明确地把自己关于历史的评论，局限于在欧洲内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否认它具有任何普遍意义。^②

相比之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身的解释正确或错误，具有伟大的意义。下面的提法构成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的核心。^③ 推动着地理扩张的动力是资本主义致力于获取财富的一般特点，不是其自身矛盾或特殊的全局性事件。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这些因素可以起作用，但仅仅是在其特殊形式和准确时间进程方面。有时资本主义能够进入现存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交换关系，并且靠自己的优越的效率，把它们改造成为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渗透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阻碍或完全阻滞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某种形式的帝国统治和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的强制性结构改革，就成为使扩展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影响，最终都将作为溶解已经确立的生产方式的溶剂发挥作

① 请参看欧布赖恩（1982）

② 请参看布莱克斯托克和霍塞里兹（1953，第 217 页）

③ 请参看阿维涅里（1969）、霍华德和金（1985，第 225～237 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1888）。

用，同时又创造现代社会的基础——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基础。破坏倾向于在建设之前发生，这不仅是一个明显的顺序问题，但也是因为帝国主义最初表现出很多前资本主义特点来，它们反映着大都市中心的不完善的变革，而这些前资本主义特点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在自身本土上的纯洁化才消失。因此，虽然许多与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相关的现象——包括纳贡和赤裸裸的盗窃——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突出存在下去，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它们已经完全不同在于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下的意义。最后，当在新区域发生真正的资本主义扩展时，欧洲已经实现的成就将在那儿得到复制，其中包括可持续增长。

在这些预言中，没有一个是经过细心推敲的预测，而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与当代关于增长的理论——绝对和有条件的趋同、依赖于道路的增长路程、增长俱乐部、增长的分化了的源泉等等——相类似东西。此外，某些相关的经验性现象，都很难解释清楚（在本文的第五部分，我们将更充分地对此进行评论）。但是，说到了这里，在最近的 150 年内发生的事情中，很多与马克思的预计是相一致的。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5 个特点，即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总结的那 5 个特点，在最初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被纯洁化了和广泛扩散到它们之外。^①正如雷诺兹（1985）和在表 1-1 及表 1-2 中的数据所证明的那样，它们也被与高速经济增长（以历史标准衡量的速度）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变数说明，进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具有遥远的意义，特别是在延长人类寿命、扫除文盲、都市化以及征服饥荒和灾荒的方面，^②进步很突出。在地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仍然非常大，但是，它们多数可以被归咎于不均衡的发展。

① 霍；布斯鲍姆（1962、1977b、1987、1995）、沃伦（1980）、冯劳厄（1987）

② 豪赫勒尔和肯尼迪（1993）、麦迪森（1995）以及尤谢尔（1998）

表 1-1 1820~1989 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 (GDP)

单位: 美元*

	1820	1870	1890	1913	1950	1973	1989
板块 A: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							
奥地利	1048	1442	1892	2683	2869	8697	12519
澳大利亚	1250	3143	3949	4553	5970	10369	13538
比利时	1025	2089	2654	3267	4229	9417	12875
加拿大	不详	1330	1846	3515	6112	11835	17236
丹麦	980	1543	1944	3014	5227	10527	13822
芬兰	639	933	1130	1727	3481	9073	14015
法国	1059	1582	1955	2746	4176	10351	13952
德国	902	1251	1660	2506	3295	10124	13752
意大利	965	1216	1352	2079	2840	8631	12989
日本	609	640	842	1153	1620	9524	15336
荷兰	1308	2065	2568	3179	4708	10271	12669
挪威	856	1190	1477	2079	4541	9347	15202
瑞典	1008	1401	1757	2607	5673	11362	14824
英国	1450	2693	3383	4152	5651	10079	13519
美国	1219	2244	3101	4846	8605	14093	18282
板块 B: 其他欧洲国家							
希腊	不详	不详	不详	1211	1456	5781	7564
爱尔兰	不详	不详	不详	2003	2600	5248	8285
葡萄牙	不详	833	950	967	1608	5598	7387
西班牙	900	1221	1355	2212	2405	7581	10881

续表 1-1

	1820	1870	1890	1913	1950	1973	1989
板块 C: 拉丁美洲国家							
阿根廷	不详	1039	1515	2370	3112	4972	4080
巴西	556	615	641	697	1434	3356	4402
智利	不详	不详	1073	1735	3255	4281	5406
哥伦比亚	不详	不详	不详	1078	1876	2996	3979
墨西哥	584	700	762	1121	1594	3202	3728
秘鲁	不详	不详	不详	1099	1809	3160	2601
板块 D: 亚洲国家或地区							
孟加拉国	不详	不详	不详	519	463	391	531
中国	497	497	526	557	454	1039	2538
印度	490	490	521	559	502	719	1093
印度尼西亚	533	585	640	710	650	1056	1790
韩国	不详	不详	680	819	757	2404	6503
巴基斯坦	不详	不详	不详	611	545	823	1283
中国台湾	不详	不详	564	608	706	2803	7252
泰国	不详	741	801	876	874	1794	4008
板块 E: 非洲国家							
科特迪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888	1699	1401
加纳	不详	不详	不详	484	724	724	575
肯尼亚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794	794	886
摩洛哥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293	1293	1844
尼日利亚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040	1040	823
南非	不详	不详	不详	2037	5466	5466	5627
坦桑尼亚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578	578	463

* 按照 1985 年的美元和美国商品价格换算。

资料来源：麦迪逊（1994），第 93 页表 2-1

表 1-2 1820~1989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 (GDP) 增长率
(综合增长率年平均百分比) *

单位: %

	1820~1870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73	1973~1989
板块 A: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					
奥地利	0.6	1.5	0.2	4.9	2.3
澳大利亚	1.9	0.9	0.7	2.4	1.7
比利时	1.4	1.0	0.7	3.5	2.0
加拿大	不详	2.3	1.5	2.9	2.4
丹麦	0.9	1.6	1.5	3.1	1.7
芬兰	0.8	1.4	1.9	4.3	2.8
法国	0.8	1.3	1.1	4.0	1.9
德国	0.7	1.6	0.7	5.0	1.9
意大利	0.4	1.3	0.8	5.0	2.6
日本	0.1	1.4	0.9	8.0	3.0
荷兰	0.9	1.0	1.1	3.4	1.3
挪威	0.7	1.3	2.1	3.2	3.1
瑞典	0.7	1.5	2.1	3.1	1.7
英国	1.2	1.0	0.8	2.5	1.9
美国	1.2	1.8	1.6	2.2	1.6
板块 B: 其他欧洲国家					
希腊	不详	不详	1.4	3.1	1.3
爱尔兰	不详	不详	0.7	3.1	2.9
葡萄牙	不详	0.3	1.4	5.6	1.7
西班牙	0.6	1.4	0.2	5.1	1.8

续表 1-2

	1820~1870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73	1973~1989
板块 C: 拉丁美洲国家					
阿根廷	不详	1.9	0.7	2.1	-1.2
巴西	0.2	0.3	2.0	3.8	1.7
智利	不详	不详	1.7	1.2	1.5
哥伦比亚	不详	不详	1.5	2.1	1.8
墨西哥	0.4	1.1	1.0	3.1	1.0
秘鲁	不详	不详	1.4	2.5	-1.2
板块 D: 亚洲国家或地区					
孟加拉国	不详	不详	-0.3	-0.7	2.2
中国	0.0	0.3	-0.5	3.7	5.7
印度	0.0	0.3	-0.3	1.6	2.7
印度尼西亚	0.2	0.5	-0.2	2.1	3.4
韩国	不详	不详	-0.2	5.2	6.4
巴基斯坦	不详	不详	-0.3	1.8	2.8
中国台湾	不详	不详	0.4	6.2	6.1
泰国	不详	0.4	0.0	3.2	5.2
板块 E: 非洲国家					
科特迪瓦	不详	不详	不详	2.9	-1.2
加纳	不详	不详	1.1	-1.1	-1.4
肯尼亚	不详	不详	不详	2.6	0.7
摩洛哥	不详	不详	不详	0.7	2.2
尼日利亚	不详	不详	不详	2.4	-1.5
南非	不详	不详	1.2	2.3	0.2
坦桑尼亚	不详	不详	不详	2.4	-1.4

* 按照 1985 年的美元和美国商品价格换算。

资料来源：麦迪逊（1994），第 97 页表 2-2

不管怎么样，连对历史最富有同情心的阅读，也没有完全与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相一致。他的最明显的失败在于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的估计。他把印度的状况视为具有典范式

的意义，还把他相信是亚洲社会的不变的本质，视为一切非欧洲人社会的普遍特点。在 19 世纪中，这种观点是欧洲知识分子的观点，它既不是始终一贯的概念，也不是由经验证明为准确的概念。^① 然而，对于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说，这些缺点的意义很小，因为，在西欧之外，有利于内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看来并不存在，或者是特别脆弱的，几乎所有的非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制度阻碍和平方式的变革。因此，虽然马克思关于非西方世界的认识有严重偏差，但其缺点并不对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扩展的前提条件这一看法产生严重的损坏。他没有赞同经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两大幻想——暴力的使用是前现代社会的做法和不利于生产的——但他相信关于在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端所产生的大规模暴力是时代性错误的信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而不是围绕各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开展的，即他相信，现代性的扩散，主要是跨国主义的表现，而不是国际主义的表现。他还展望一切形式的特定个性的消失，而这些个性包括对民族经济制度、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忠诚。然后跟上来的将是沿着本质上是和平的渠道产生的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广泛的一体化，而一旦资本主义的条件普遍化，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就没有用处了。^② 看来，马克思

① 安德森（1974a：第 462～549 页）、霍华德和金（1985 第 225～237 页）
沃尔夫（1982）

② 当然，马克思想像的暴力冲突，将作为以阶级为基础的对抗继续下去，但他预计这些将代替其他形式的互相支持，而无产阶级的觉悟被认为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普世主义，不是新的特殊性。的确，马克思很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战争的影响能够使社会发生变化。请参看吉登斯（1981）和灵克雷特（1990）。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相信非阶级性冲突将削弱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提出的理由则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理由很相似。因此，虽然我们能够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关于帝国主义传统理论的痕迹，但是，这需要忽视或贬低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性的认识。